

雪 我在江南等你

□吴 笛

一定履约哟
飘飘然

憔悴的不仅仅是灌木
长亭短亭路边踮起了脚尖
远远近近的塔
渴望洋围脖
渴望白纱巾
闪回古典 惊艳青春
一次难得的卖萌
黑瓦与白墙
只有这个时刻 不分彼此
炭炉走红
愈来愈美的乡村
不扮嫩不行
骚动一年一度天然的美容

莫管菩萨的莲花盛开
你若隐若现的印痕
莫管道士下山

效法你的轻灵
当杏花梨花柳絮……
学到你的风姿
又是一季了

不会演奏交响的北方
一场轻音乐
再冷的美人
一旦投怀江南
都会融化的

会领着童话来
会牵着小小的雪人来
雪 我在江南等你

等你
那些个木讷的留守儿童
看见你就裂嘴笑了
因为模模糊糊的爸爸妈妈
差不多已踏上了归程……

海子,我想对你说

——观海子故居有感

□阿 杨

脚下,是春天的土地
我小心翼翼
踩着你留下的一行行诗句
生怕惊醒了你
我知道,你在沉醉
沉醉在过往的二十八个春暖花开里

你的村庄
就是你的大海
你的诗歌
就是你的情怀
让多少个心灵春暖花开

那一畦畦的油菜田和麦苗地
还有这碧绿清澈的池塘和黄色的泥土
它们,究竟是怎样滋养了你

通往外面的世界
只有两点五公里
你却将它们延伸成
两千五百年

你踏着你的诗行
走向了春暖花开的季节
而你的思想
却放逐在孤寂的夜空里
当你义无反顾地冲出了
你的山海关
或许,你已注定要将自己的青春
与世俗脱轨
你的灵魂早已随同着那列火车
与春天融为一体

是父母的呼唤
温暖了迷茫在异乡的你
沐浴春光,你回归故里
家乡的泥土,热情地接纳了你
从此,你游走在熟悉的诗情画意里
陪伴着双亲渐渐老去
并用你深邃的诗句
守望着这片依然
属于你的土地

列车穿越天气(外二首)

□丛奉璋

大哥大已是过时的宠物
蟋蟀的鸣声仿佛也
带着新的时尚

高铁列车穿越天气
车厢里唯一的声音是静默
各种心思在人们头脑中犯困
有人目不转睛望向窗外
像是在寻找词汇
描述已逝的过去

梦里遇见一些人

每一次梦里都会遇到一些人
有的熟悉,有的陌生
但都面孔模糊

你常去想念的人不一定记得你

你没去想念的人
也许忘不掉你

码头,月台,渡口
总有一些难忘的身影留在后面
越来越远

叶落归根

最后时刻
跌落还是飞翔?

没有两片树叶是完全一样的
风翻动一片片黄叶朗读
春天和夏天
其实记忆已无关紧要
只有那句成语
是真诗

诗人行走在春天里(外一首)

□万 青

牵着春风的手
披着春寒的料裳
诗人行走在春天里
将诗意挥洒在人的脸庞

白云飘来装饰行囊
绿叶抽芽赶走冬霜
梅花送来阵阵馨香
莺燕飞歌唱响四方

孤独寂寞忧都沉网
全都一扫而光
阳光热情温暖青春
正在徐徐而上

你,握着春的手
春的流年紧紧不放
目光到处
必有回响

诗人行走在春天里
将七彩阳光洒向大地
栽种下一颗颗诗心
吟,春光妩媚,诗意盎然

诗数行

什么到我心头
久久徘徊迟迟不愿离场
什么飞到枝头
将一曲哀怨弹唱

我漫步春天
想着冬无雪霜
我嚼着夏冰
却又弹那秋的空裳

看那繁花盛开,百鸟欢鸣
最精彩的画面却总有最暗的阴影
谁,是谁偷走了我的四季
好生不得让人安宁

忽如一夜春风来

□林杰荣

们还不想这么快醒来,还不想耗费太多力气去抓住晨风中四处逃逸的阳光。

行人和车辆就像顺利度过了冬眠的动物,纷纷探出温暖的巢穴,路上渐渐繁忙起来,空气里渐渐充满各种声音之间摩擦的热度。

我不自觉地放慢了脚步,行走在马路最边沿,不知是出于谨慎,还是出于想更近距离地捕获慢慢浮出土层的春色。

风继续往我脸上贴着一层又一层的暖意,就像敷上了最舒适的面膜,温和的阳光与柔润的空气调和得恰到好处,且渗透着微不可察的土木的清新,

简直是所有季节里最具黄金比例的怡人的触感。

此时,桃花尚未出阁,梅花风韵犹存,南归的翅膀依然载着简单而真挚的问候,在路上匆匆复匆匆。

漫山遍野还没有掀起声势浩大的“颜色革命”,桃红,柳绿,都还是蓄势待发的令人充满渴盼的静态词汇。

江水携七分清澈,携三分迷茫,安静地贯穿了整座小城,宛若一行醉意浅淡的诗句,正待渐渐苏醒的城市进一步领略其中的诗情画意。

江水两岸,有许多早起的男女,或散步,或晨练,或学习,或静坐,悠闲地

呼吸着同样温暖的晨风,把烦恼尽数丢进了水中的倒影里。而水面并未起丝毫波澜,也不值得为此起波澜,仿佛一位善解人意的宽容的聆听者,接纳越来越多不同的色彩和倒影,把浑浊抑郁的吞入腹底,把清晰明快的托至眼前。

它不禁让我联想到一个词:远方。没错,就是远方,那遥不可及却又恍惚近在咫尺的诗的田野。

江水流向远方,我的心在某一时刻也顺流而下。那里的春色或许会绽放得更早一些,又或者,在我不经意地伸出双手间,一根洁白的羽毛,慢慢被沾染成闪烁着光泽的新鲜的绿色。

静水流深

□耿艳菊

静,最易也最难。而静下来的,往往最震慑人心。

那年秋天,刚入大学不久的我,听说黄河距学校很近,年轻的心忍不住欢呼雀跃。黄河,在诗文、故事传说里,有太多的身影。波涛拍岸,汹涌澎湃,气势磅礴。这是我们对它的思维定义。

不到黄河心不死。一个朗朗的周日上午,我们班四五十人,一个个激情高涨、心怀激荡徒步踏上了去黄河的路。一路打探,弯弯绕绕,九曲十八弯。终于,在夕阳西下时到达。

落日残照下的水面安详静谧,辽阔无边。绝不是想象中的水势滚滚,惊涛骇浪,只是悠悠的、旁若无人、安闲的、甚至带点孤单气息的静!宽大的水面上点缀着几只小船,岸边一位银发老人立在一旁凝视远方,安然慈悲。

我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静闹惊住了,目瞪口呆。纷纷拍照合影,似乎要把这无边的静抓进来,留作岁月的底色。

几年后,在一本书里,与“静水流深”四字相逢,恍然间,竟有一种“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的喜悦。我蓦然想到了当年那片黄河水,幽静的外表下,却隐藏着“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深远壮阔。

作家赵万里说:静,就是生命的完满;水,就是生命的本源;流,就是生命的体现;深,就是生命的蕴藉。渐渐地,我喜欢上了“静水流深”这种生命的意味。

一泓静水宛若一个平静淡然的人,令人一眼看不到底。博大,深邃,幽邃……在深处悄然流淌。

在电视上看到林清玄,慈眉善目,平静安然,直觉得有一种隐隐的仙气。如同一片清静的水域,波平浪息。给人舒服,平和的感觉,像邻家爷爷。说起话来,语调缓慢清幽,却让听的人字字落在心上。

我看过他年轻时的经历。曾经他忙于浮世里的各种热闹,开不完的会、永远的觥筹交错。生活似热闹的起风的海,浪花飞溅。然而就在他事业走到最高峰,生命最喧闹时,他毅然地转了身,到深山里的一座禅院清修。两年多的时间里,从未下山,隔离了万丈红尘。晨钟暮鼓,一册册经卷里沉潜。生命是一泓秋日的静水,深不见底。

把生命养成一泓幽深静水的,还有“隐世才女”白落梅。她低调淡然,从不出席签名售书活动,很少接受采访,清宁自在地活在江南的水土里。百度搜索,也只有寥落的两句,白落梅,原名胥慧。栖居江南,简单自持。心似兰草,文字清淡。她总是拿她的文字说话,在最最简的生活里编织出最深情的文字。有读者这样盛赞她的文:落梅风骨,秋水文章。她的书《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林微因传》,一度空前畅销。而“你若安好,便是晴天”,后来成了流行语。

我静水,不过是本然、自由的生命常态,存活于自然中。简以养德,静以修身。于我们凡俗尘子来说,那是一种心灵上的修为,一种好的生活态度。静了,便如水一样自然的流向深处。

胡兰成说,桃花难画,因为它的静。静,是最难的。静,也最难得。

铜官山

碧水有约

崔连智 摄



看电影《素媛》有感

□王 倩

最近和学友看了一部电影《素媛》,讲的是在一个叫素媛的小学女生身上发生的故事。平淡的生活被一次无法重来的噩梦中冲散,她所遭受的,不仅是身体上的伤害,更是心灵上的冲击。被虐打和性侵的事实无法改变,浑身的伤痕表现出她的不幸……在慢慢恢复的日子,害怕这个小女孩会坚持下去,在她幼小世界里,可能不是很明白自己经历了什么,她只知道那是坏人,这就是孩子单纯的世界,由于小女孩没有当面指控嫌疑人,那怕证据那么充足,哪个坏人也只被判了12年有期徒刑,多么可悲的一件事。当素媛的爸爸愤怒地准备冲向嫌疑人时,全剧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幕出现了,素媛紧紧抱着爸爸的双腿,不知道这个女孩当时在想什么,但就是莫名地戳中泪点。最后,一家人的生活还是恢复了平常,素媛有了自己的小弟弟,叫素望,这难道不是表明一种对未来的期望吗?我想是的。

这部电影让我不禁想到一个词,PTSD,其实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在人经历重大伤害后所产生的,这个词是我在《心理罪》里看到的,后来上网查阅,才逐渐了解。人之初,性本善。人的本性都是善良,没有天生的坏人,如果每个人的家庭都是美好的,就像我们平时,摔一跤,碰伤了,摔青了,同样需要时间回复,心理上的伤害更是如此,并且需要的时间跨度更大,忘记,时间,是最好的良药。

《心理罪》和《美人为馅》是我所

搬家小记

□丁红琴

2017年春节,在这个举国团聚和欢庆的日子,适逢母亲乔迁之喜。母亲今年过年特别忙碌,忙着收拾新家,忙着准备过年的食物。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她忙的那样开心,忙着累着并快乐着。

母亲新房子是小高层,三室一厅,八楼,96.99平方。新房视野开阔,站在阳台上,小区的景色尽收眼底。透过厨房的窗户,就能看到对面的楼房和小区景色,连滨江公园和长江都一览无遗,弟弟开玩笑说这是江景房。家里的装潢都是弟弟设计并出资的,风格严格按照母亲的要求,简单大方,经济实用。两个卧室柜子要多,原来家里的老家具要放在小书房里,母亲交待这是我父亲在世时请木匠打制的,要留个念想。弟弟为了房子装潢也尽心尽力,什么都力求母亲满意。连灯具都是母亲要求的,母亲的卧室买了带吊扇的灯具。客厅和其他房间都是款式新颖大方并且是LED灯,不仅好看,还特别省电,符合母亲的消费观念。

闲来无事,和母亲聊起我们家的几次搬家,不禁感慨万千。

在农村的时候,我还记得我们家1988年从矮小的泥墙瓦顶的房子搬到了砖瓦房。那个时候家里条件特别不好,可是生性要强的母亲硬是省吃俭用,和父亲一起请人盖起了那套砖

瓦房。这其中的艰难困苦只有父亲、母亲还有我们自己家人能体会。新房竣工的那天,家里亲戚过来喝喜酒,我感觉父亲和母亲那天特别开心。在阵阵的鞭炮声中,我甚至发现母亲激动的流下了泪水。1995年6月底,母亲也把老家的东西喊车子搬到了铜陵,家里的老房子也半卖半送给了大伯家。搬家前的晚上,我知道母亲心里特别难受,她舍不得她的老房子,父亲劝她到很晚才睡觉。第二天,母亲眼睛红肿的像个桃子,不用说,昨天晚上哭了一夜,也没睡好。这回搬家的记忆是痛苦的,无奈的。

再说说我们在父亲这边的搬家。父亲原来一直住在单位分的一间半小平房里。平房不大,有个很小的厨房,没有煤气,有自来水,厕所是公用的。我1992年来铜陵上学的时候,就一直住在那间小平房里面的小房间里。后来弟弟过来上学了,房子太小不够住,父亲打了报告,单位又分了一间平房,在我们原来平房隔壁,中间隔着两户人家。1998年父亲单位又给我家分了一套老七中附近的平房,三室一厅,有独立厨房,有煤气,有自来水。记得父亲开心地带着母亲、我和弟弟一起去看房子时的激动和兴奋。那年我们也是过年前搬家的,在红光新村的平房里度过了那个春节。父母,还有我和弟弟都感觉特别开心,